



两代爱情

雨 煤

责任编辑 龙国义
封面设计 马荣华

两代爱情
雨 煤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125印张 140千字

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贵阳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20,000册

书号10115·394 定价 0.50 元

目 录

锁.....	1
两代爱情.....	19
月亮升起了.....	49
相逢曾相识.....	68
故乡来客.....	88
杜鹃.....	106
山里的雾.....	122
待嫁.....	146
下楼.....	166
没喝完的酒.....	182
劲松.....	194
水妹子.....	208

锁

一

雨水一过，就感觉到春的来临了。山里的气温明显在转暖，冬天已经过去。

霜兰从公社开完会后，夜已很深，她往区委机关宿舍走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她重新回到区上，仍然担任妇联主任职务。

这十来年，霜兰日子过得很窝火。挨整后，下放到生产队当了十年社员，这倒没啥，本来就是农村长大的嘛！使她生气的是打胡乱说的那些罪状，让她背了头十年的黑锅。特别寒心的是诬陷她“生活作风有问题”，这叫她最最难受，也最最痛心。她想找上级领导诉委屈，然而，那个时期，区里县里的老领导，他们的日子和自己一样不好过，说也无用。这样，她心一横，眼泪往肚里淌，背起行李回家务农。

现在，她恢复了工作，“四人帮”强加在她身上的罪名全都推倒了，她心头说不出的轻松和高兴。四十出头的年纪了，脸上又恢复了以前那种红润和喜色。难怪人家说，霜兰变得年轻了！有两个大嫂跟她半当真，半开玩笑说：“这回呀，该找个伴啦！”

霜兰脸一红，撇着嘴摇着脑壳：“一个人，惯了……”

霜兰至今也没结婚：这倒不是她东挑西挑误了青春，也并非生得丑陋无人问津。相反，她根本就未挑剔过，人又长得伸伸抖抖。二十几岁时，不少提亲说媒的人跟她介绍对象，都被她回绝了。有些献殷勤的后生找上门，写书信，她也无动于衷。有一回，她泼辣地对一个缠她很久的后生说：

“我有人家了，快结婚啦……”

这话象一阵风似的吹遍团转大小寨子。那些想娶她的小伙子，眼巴巴地盯着霜兰，看她到底找的是谁。但是，他们发觉，霜兰非但没结婚，连对象也没得。黄瓜都没打蒂蒂，结啥脑壳昏！有人开始说起风凉话来。

这倒不说，霜兰竟然还收养了一个寡妇的遗腹子做女儿，引起了山里一些旧脑筋的议论：“哼，没开怀的姑娘，留个娃崽在身边，当起妈来了！”

“不象话，不象话，她打的是哪样主意？”

“还是妇女主任呢，把妇女都带坏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文化革命她靠边站后，有人顺势栽了她一条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名。

如今，她收养的女儿二月已长大成人，高小毕业后当了社员，前年又分在茶场当工人。二月是个懂事的姑娘，霜兰很喜欢她。记得在小学时，班上有两个男生问她：“二月，你爸爸呢，他在哪里呀？”

“我没爸爸，”二月照霜兰教的回答说，“他早去世

了。”

“你见过他吗？”

二月摇摇脑壳。

“你根本没爸爸！”一个男生大声嚷道，“你也不是你妈生的，她没结过婚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二月气得脸通红。

“就是！就是！我听大人摆的……”

二月哭着回到家里，霜兰问她为哪样哭，二月先是不吭气，后来想说又把话咽下了：她想到霜兰从区里下放回队劳动，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怕她太伤心，就扯谎说没做作业，挨老师批评……

其实霜兰已经察觉二月受委屈的原因。那些话早刮到她耳朵里了，要是二月对她说了实话，她决定把实情告诉她——她早作了准备，要是打整成敌我矛盾，就创造条件，让二月跟自己划清界限，不能叫她受牵连。

那晓得从那以后，二月只字不提爸爸的事。霜兰见她这样懂事，越发疼她。随着二月逐年长大，她再没勇气在二月面前摆自己的身世和她的身世了，没结婚的人当妈妈，她有时自己也觉得好笑。

山里的夜，静悄悄的。霜兰走得浑身发了热，她拢了拢被夜风吹乱的短发，跨进了区委宿舍的院坝。家属院里的人家户，大部分都睡了，只有一两家还亮着灯。霜兰走拢家门口，掏出钥匙开锁。她一摸门扣，锁不见了。她暗暗一惊，铜锁到哪去了？！

霜兰一推门，“吱嘎”一声打开了。她慌忙用手电往里一射，吓了她一大跳：床上睡了一个人。

“谁？”她大喝一声。

“是我，妈，”二月在床上坐了起来，点亮了油灯，“你刚转来呀。”

“鬼崽，吓我一跳。你哪阵转来的？”

“天黑就拢了，不见你在屋，知道是下公社开会了。”二月偷偷笑了起来，接着说，“茶场党支部叫我明天去县里接人，我就转来了。”

“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摇个电话嘛。”霜兰嗔怪道。但见二月满面春风的神情，加之已有好久没见到她了，也就把刚才的受惊忘得一干二净。她挨着二月，亲热地摆起来。

二

霜兰躺上床后，心情开始平定下来。想起方才开门的事，她觉得很奇怪：二月是咋进的屋？只有一把钥匙嘛。想到这里，她重新点上灯，看锁在不在。

锁，在桌上放着哩。这是一把老式的黄铜锁，长长的锁身，两头象屋脊，当中一根横梁。锁在，霜兰心头有些实在。刚要吹灯睡下，脑子里又感到不对头，心想：二月拿哪样开的锁呢，她没得钥匙啊……

霜兰心神不定的从床上爬起，走拢桌边，拿起铜锁看了看，锁没坏；她又打开门，摸摸门上的搭扣，搭扣好好的。她望着床上的二月，心里一阵纳闷。她想问她，想了想又把

话吞下了。

她吹灭了油灯，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。铜锁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——

爱情，对每个人都不会放过，霜兰也不例外。在她十七岁那年，心中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。那时她爹妈都在世，土改工作队就有两人住在她家。霜兰经常参加儿童团活动，晚上就上冬学听土改队讲革命道理，学习文化。

住在她家的有个叫火镰子的工作同志，是个识字很多、说话和气的年轻人。他启发穷人吐苦水，教乡亲们认字，大伙儿都夸赞他。霜兰对他非常尊敬。有时，火镰子开会到深夜才转来，霜兰就坐在火塘边等门。有几次她还偷偷埋几个红苕在灰堆里，留给火镰子当宵夜。

天长日久，霜兰在心里萌发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情。当火镰子隐隐约约意识到这是爱情的萌芽时，他有些慌乱，不敢再过多地和霜兰接近了。一来是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不允许他考虑个人问题，二来工作队有严格的纪律，不能使自己的感情放任自流。

火镰子开始有意和霜兰疏远起来，有两次还不太搭理她，这引起了霜兰的纳闷，她感到莫名其妙。霜兰爹妈也看出来，他们以为女儿不懂事，得罪了工作同志，因而常在火镰子面前骂霜兰，叫他不要多心……弄得火镰子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霜兰明里遭骂，暗里受气，一肚皮的委屈。

有次火镰子到潭里挑水往回走，半路上霜兰打竹林里走出来拦住他，问：“你为哪样不理睬人？”

火镰子冷不防霜兰在路边问他这话，一时感到很尴尬。想到挑水路上过往熟人多，怕被人闯到引起误会，他心神不安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我咋不张睬你了，是工作忙……走吧，回家去吧……”

“你哄人！”霜兰满腹委屈化作泪水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淌了下来，“你在躲我。”

火镰子见她流着泪，心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很想安慰她几句，又怕让人看见，一担水压在肩上，比一座山还沉。他浑身象针刺一样难受，又找不出合适的话，只愣愣地站着。

“只要你说一句是真的讨厌我，我就离你远远的，不再吵闹你……”霜兰抹干眼泪，诚挚地说。

火镰子心慌意乱，拿不定主意。他瞥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心里确实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姑娘，抽出腰里的毛巾帕，递给她擦眼泪。霜兰胡乱地抹一把眼角，又把它扔在他手上，白了他一眼。他的心被火热、纯朴的感情点燃起来了，贞洁的爱情驱使他推倒了伪装的墙，火镰子充满勇气地对她说：“走，到竹林里摆……”

两颗真诚、纯洁的心，在竹林里跳动在一起了，他们彼此听到了真正的心声。火镰子对她说：“为了搞好土改，我得把心思放到工作上去，目前，我必须这么做，革命需要……”

霜兰心头的乌云吹散了，脸上升起了朝霞，她温柔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懂啦……”

从这以后，他们把爱情埋藏在心底深处。工作忙起来，几天不打一次照面；有时见面也不说一句话，仅仅看上一

眼，会心地一笑。爱情，象冷水泡茶叶，慢慢浓。

土改结束前半年，火镰子接到通知，要他提前离开工作队，到省里报到，筹办一所农业专科学校。临走头天晚上，霜兰忧郁地打量着即将空出来的地铺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火镰子望着她竭力忍住泪的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安慰地说：“我还要转来的……”

敏感的霜兰知道他这话里的含意，深情地朝他望望，又羞涩地垂下了眼帘。她懂得、也期待着他所说的“还要转来”的那一天，意味着她将永远和他在一起。她多么渴望这种翻身解放后的新生活啊！

火镰子将霜兰家门上的钥匙掏了出来，默默交到她手上。这是一把古老铜锁上的长钥匙，上面烙有“通宝”两个细字。霜兰右手捏着钥匙，不觉浑身打了个寒噤。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，啥时候才见到他呢！她心里就象一盏刚点燃的明灯，被门外冷风一吹，灯焰忽而向里，忽而向外，忽而将熄灭，忽而又明亮。

霜兰想了想，又把钥匙放回火镰子手头，苦笑一下，含情脉脉地对他说：“你不是说还要转来么，万一屋头没人，就自家开门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岁月无情，一别二十多年，火镰子一去不复返。霜兰默默地等了二十多年，象那把铜锁一样寂寞、冷落。心头的那盏明灯早就熄灭了，黑洞洞的心房，挂上冷冰冰的锁，还要挨流言蜚语的鞭子……

三

霜兰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二月也没睡着。霜兰问道：“你还没睡么？”

“嗯。”二月应了一声，对她说：“妈，明早上别忘了叫我，要赶半天路哩。”

霜兰这才想起她方才说的去汽车站接人的事，她问二月：“接谁呀？”

“罗达明。”二月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，温柔地告诉霜兰，“从省里转来，说是还请来一位搞茶林科研的人哩……”

霜兰听了取笑她说：“怪不得你睡不着，莫非等天亮不成？”

“……”

罗达明是二月的对象，在茶场当技术员。他这次是参加省里科技座谈会转来。霜兰不止一次见过这小伙子的面，人长得挺和善，见人就笑。虽说是城里人，穿着打扮，待人接物全是庄稼人模样。特别是那张方正正，大嘴大眼的脸庞，霜兰见了就觉得亲切。因此，二月的这桩亲事，霜兰一根笋就默认了。

然而过不久，霜兰从二月口里得知罗达明的身世后，又有些拿不定主意：罗达明从小就失去了妈——不是死了，而是跟他爸爸离了婚。离婚的原因是他爸爸五七年戴了一顶右派的帽子。帽子摘是摘了，但成份总不硬扎，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一年多后，霜兰心头的这块石头才落了下来。唉，虽

然不是自己亲生女，可从小盘这么大，花了不少心血啊！

霜兰对二月比人家亲生女还亲，两人相依为命生活了二十来年。霜兰把自己心底深处发了芽而没开花结果的爱情，小心翼翼地移植到二月身上了。她指望女儿能收获到幸福，现在看来，已经望得到这种幸福了。

“妈，”二月在被窝里甜蜜地喊了一声，“他跟我说，今年国庆就办呢……”

“你咋回他话的？”霜兰故意问。

二月躲在被窝里，撒娇地说：“我征求你的意见……”

霜兰听了，脸上象泛春潮似的波浪滚滚，心里很不平静。从女儿身上，她仿佛也享受到了爱情的幸福。

“妈能有哪样说的呢，全由你们自己定。不过，他问过他爸爸了吗？”

二月没吱声。

“照说我们两家打了亲家，总得会会面，两亲家攀谈攀谈……”霜兰说到这里，不由得脸一烫，说不准是兴奋还是害羞，她感到象她这样的人，亲家长亲家短的挂在嘴上，总有些不好意思。幸好是在黑夜，又在被窝里，要是白天，她咋也说不出口。

“妈，到时候叫罗达明带你上他家走一趟嘛，我陪你……”

“憨姑娘，看你说的，哪有这个理！”霜兰笑骂道，“一个乡下人，进大城市看亲家，笑死人啦。”

两娘母越摆越展劲，兴奋得越发睡不着。霜兰脸朝外，

二月脸朝里，窗外的月光不知啥时候悄悄钻进了屋，桌上象落了一层霜。霜兰在蒙胧中看见桌上的锁，便悄声问二月：

“二月，门锁着，你是咋打开的？”

“一捅就开了。”二月笑着回答。

“拿哪样捅的？”

“随便哪样都捅得开，”二月俏皮地说，“都快八十年代了，还用三十年代的古董。我敢说，这锁不灵！”

“不灵我都用这么多年了，也没见出事。二天你少跟我瞎捅，把锁都捅烂了。”

“烂了换新的，将军不下马的那种。明天我去县里，到百货店买一把回来。”

“我不稀罕。”霜兰心头有些败兴，不再吭气，闭上眼，拿被子蒙住脑壳。

二月并不理解霜兰的心思，如同她并不理解这把铜锁并非随使用哪把钥匙都能捅开一样。她伸出右手，从盖在被窝上的棉衣荷包里，掏出了一把铜钥匙，然后缩进热被窝，紧紧捏在手板心里，一股热流在全身荡漾。这又是霜兰所不解的。二月没告诉也不想告诉她。每个姑娘都有瞒着妈妈的事，二月手里的这把钥匙，瞒着霜兰……

那晚上，茶场开联欢晚会，庆贺粉碎“四人帮”一周年。散场后，罗达明送二月回寝室，路上，两人天南海北地扯到了生活与理想的话题。二月嘲讽现在有些青年人找爱人的条件是：一套家具，二老双亡，三转一响……一直到十，花样百出。

罗达明听了笑着说：“我是一无所有。”

二月接着说：“我是十分讨厌。”

说罢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相顾一笑，脸刷地红了下来，羞得半天不说话。到了二月寝室门口，粗心的二月才发觉自己把钥匙锁在屋里了，罗达明掏出自己的一串钥匙，一把一把试了半天也没打开。罗达明只好从风窗上爬进去，打开了门。二月发现他的一串钥匙中，有一把与众不同的长钥匙，好奇地问：“你有这种锁？”

“没，”罗达明摇摇头，告诉她说，“那几年学校要我们回家翻箱倒柜，把属于‘四旧’的东西交公销毁，我偷偷留下了。这是件‘古物’哩。”他指指钥匙上“通宝”两字，凑到她眼前。

二月拿在手里看了看，不介意地说：“这种锁怪笨的，我家就有一把。”

“那就送你吧。”罗达明说。

“看你，又不是那把锁的，能打开呀。”

罗达明盯了她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打不开那把，打心上那把嘛……”

二月又激动又害臊，脸上象三月的桃花，一直红起耳根……

甜蜜的回忆使二月迷迷糊糊睡着了，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。她匆匆忙忙离开家，直往城关汽车站赶。

二月走后，霜兰也睡不着了。她跟着起了床，整理床铺。在二月的枕头边，她触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拿起一看，

是把铜钥匙。

“咋落在床上了呢。”她以为是自己身上的钥匙，自言自语地说。她刚要塞进荷包里，发现自己的钥匙还在，这使她有些奇怪。

霜兰下意识地拿床上那把钥匙去捅锁，只听卡的一声，大铜锁启开了。

“啊?!”她十分惊诧，慌忙拔出钥匙，凑拢窗前，借着晨曦打量起来。当她看到“通宝”两字时，脑子嗡地一声，血液直往上冲，一阵阵头昏目眩，心都快跳出胸口了。

“这，这是咋回事啊……”她喃喃地说，两眼凝视着窗外。

风，吹进窗子，也吹乱了她的心。

四

霜兰心神不定的在区委办公室坐着，整整一个下午老在思索钥匙的事。这时，电话铃响了，打断了她的沉思。

“我是二月，妈，”二月在县里打来电话说，“晚上我回家吃饭，还有罗达明……”

“他拢了？”

“刚下汽车。妈，”二月大声武气在话筒里吼道，“巧哩，他爸爸也来啦！”

“哪样！哪个的爸爸？”

“罗达明的爸爸，他就是搞茶林科研的……”二月兴奋地说，“吃了晚饭，我们一起回去。”

霜兰放下电话，心里在说：这鬼姑娘，说着说着就把人带来了。她有些着慌，罗达明她是见过多面了，他爸爸可头一回见，人家是城头人，不能亏待。她提前赶回家，动手准备晚上的饭菜。

她把鸡宰了，菜洗了，饭也煮好，一切都料理得归归一一，只等客人拢家。人一忙，心思也没了。霜兰高高兴兴从里屋走到外屋，桌椅板凳抹了个一尘不沾，茶壶里泡好了茶，又偷偷地换了件干净罩衣，照了照镜子，才挨着凳子坐下休息片刻。

这时，一辆拖拉机在区委门口停下来，从上面跳下三个人。霜兰在窗户里一眼就见到了二月，后面是罗达明，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人，想必是他爸爸了。她顾不得仔细看，急急忙忙把煤火整旺。

二月一进门就把客人引见给霜兰。家属院的娃崽们围在门口看热闹，二月把他们打发走后，屋里才清静下来。霜兰拘谨地对客人说：“这么老远到乡下来，累坏了。”

“不累。我说走走山路，二月拦了辆拖拉机，一会就拢了。这姑娘真懂事……”

“乡下娃儿，见识少，野叉叉的。”霜兰客气地说。

“哪里呀，是个好姑娘……”

二月见他们谈自己，车身溜进灶房整菜去了。罗达明也跟着去帮忙。两亲家寒暄一阵后，找不到更多的话摆，显得有些不自在。

“你看，屋头没人吸烟，连烟都没买一包……”霜兰没

话找话说。

“我有烟，我有烟。”他说着摸出纸烟，抽出一支放在嘴上；又伸手摸出打火机，把烟点着。这一切都是一只手在张罗，霜兰注意到了，她朝他左手打量了一下，终于发现左手的袖子空荡荡的。

“啊！他是个残废人……”她在心里说。

他似乎看出了霜兰的心思，很爽朗地告诉她：“抗美援朝在战场上丢掉的，一颗炮弹落在身边，差点送了命。”

“噢！”霜兰钦佩地点着头，产生了一种敬意和同情，“二十几年了……”

两人都沉默起来，只有灶房里传来一阵阵炒菜的爆锅声。霜兰想离开他进灶房，又不好去插在两个年青人中间，只得很尴尬地坐在那里陪客人。

过了好一阵，他象是没话找话说，又象是鼓了很大勇气似的，声音里略带颤抖，仿佛是有些激动，但又强使自己镇定下来，说：“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……”

“哪样？”

“红石乡皂角寨，你熟悉吗？”

听到这个地名，霜兰浑身一颤，两眼凝神地望着他，说：“从前叫这个名字，早改了，现在叫红旗公社，前进大队。你到过那里？”

“土改时我在过……”

霜兰心象被人揪了一下，一阵紧一阵。这半天她没好意思多看他一眼，现在，她不由自主地放起胆子，朝他脸上打